

◆昭陵史话

吕振羽伉俪翰墨情

张东吾

“比翼平生白首期，驱驰南北复东西。羽徽关山披夜月，芒鞋风雨动晨鸡。”“览胜爬山寻古史，偷闲究物益新知。更喜夫妻同风雨，常共支支革命词。”这是著名史学家、革命家、教育家吕振羽写给夫人江明（原名王时真，后因地下工作需要改名江明）的诗句。

几年前，我曾造访苏州耦园，倾听过耦园主人沈秉成、严永华的爱情佳话，寻读过沈、严合著的《蝶砚庐联吟集》，深为这对“静好缘从翰墨来”的神仙眷侣、翰墨鸳鸯折服。其实，与沈秉成、严永华比起来，吕振羽、江明这对革命伉俪毫不逊色。吕振羽以治史著名，但亦能诗。他十五岁读经馆时就留下处女作《咏榴花》：“门内榴花树，花开别样红。何时成硕果，此日莫摇风。”他晚年曾自述说：“颇好吟咏，每有所感，必有所咏。然随吟随舍，不论口吟、笔录，存稿极少。年深日久，多已忘却。”江明长期从事党务工作，协助吕振羽开展历史研究，亦有诗才，吕振羽常称其为“革命老伙伴，文章一字师”。他们的儿子吕坚先生回忆说：“父亲自幼喜爱古诗，偏好唐诗，尤喜杜诗，常常以和母亲在一起用湖南乡音吟诵古诗为快。”可见，吕振羽、江明均好吟咏之事，常在一起吟诗作赋，乐此不疲。

吕振羽著有《学吟集诗草》，收录诗歌三千余首。脱胎于《学吟集诗草》的《吕振羽诗选》内容丰富，除咏史诗、记游诗、题赠诗、时事诗外，他写给夫人江明的爱情诗亦占有相当的分量。吕振羽、江明虽然没有像沈秉成、严永华那样留下《联吟集》，但在《吕振羽诗选》中，保留了这对革命伉俪不同时期的一些联吟诗。

1938年8月，中共湖南省委委派吕振羽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，吕振羽偕江明从

长沙经邵阳远赴塘田市，筹措清末湘军悍将席宝田的“塘田别墅”作为塘田战时讲学院校址。吕振羽、江明乘一叶扁舟，溯资水险滩而上，沿途山重水复，风光如画，勾起了这对恋人的诗情，于是他们一路行走，一路吟咏，留下了六首唱和诗、一首联句诗。所谓唱和诗，就是你写一首，我和一首，两首诗押相同的韵，题材、风格、意境相近。江明的“一苇历险滩，声喧乱石间。浪涌千山起，风逐曙色来。”与吕振羽的“一滩又一滩，狂浪涌层峦。江流去不转，山山蜿蜒来。”就是典型的唱和诗。所谓联句诗，就是你写一句，我写一句，凑句子而成的诗歌。吕振羽、江明留下的联句诗为：“八月夫夷泛客舟，江水迎船向北流。节劲古木夹横岸，山穷不是水尽头。”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很难查证哪句诗是吕振羽的，哪句诗是江明的了。这些联吟诗虽然是他们初次合作，但因双方都工于吟咏，又心有默契，因此出口成章，风格清新，浑然天成，既满含对家乡风物的礼赞，又充满对美好前途的憧憬。

在塘时战时讲学院期间，吕振羽还留有《晨操偕全院人员练跑至平石潭联句》二首。其一：“清澈潭水深十丈，峭壁危崖画不成。陡石西峙成合璧，沿滩东耸砦高坪。”其二：“三千民校俊男女，五百黄墙铁甲兵。河伯蜿蜒系苗岭，夫夷回旋入沧瀛。”江明当时是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办公室秘书兼民众教育员，工作在吕振羽身边。这两首联句诗虽然没有注明联句之人，但极大可能是江明。

1939年8月，吕振羽受党的委派到重庆工作，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导下从事理论战线、历史研究与统战工作，并受聘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经济史、先秦诸子思

想、计划经济学等课程。吕振羽、江明住在磁器口一个山村印刷所，既要担心日寇军机轰炸，又要提防国民党特务跟踪暗杀，工作环境十分恶劣。面对困境，他们积极乐观，顽强工作，苦中作乐，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联句诗：“山村层竹围，天书广印传。接席皆同志，连床共室眠。朝朝斥敌机，夜夜惕顽间。问俗访农户，援手攀岗峦。”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他们这段光辉战斗历程。

1949年6月，吕振羽受命率安东干部大队五千人南下，经九江抵南昌，途中与夫人江明留下以《抵九江望庐山》为题的五首联句诗。其中一首为：“九道茫茫浸浔阳，涤除积垢清江水。井冈南望红霞染，同载豪情入赣江。”其时解放战争进入尾声，人民解放军攻势凌厉，锐不可挡，而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，节节败退，全国形势一片大好，因此他们沉浸在黎明即将到来的喜悦之中，诗句洋溢着满满的革命豪情。

在一起的时候，多联吟之作；而两地分隔时，少不了寄诗之举。无论是解放前，还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吕振羽与江明都一度长期分离。吕振羽在给江明写信时，常常伴有诗作。如“何时复比翼，慰我情绵绵。生当长相爱，百年愿同穴。及壮况奋发，为党励志节”。又如“两地传书意味长，珠玑点点吐文章。个中省破真消息，为道秋娘胜梅郎”。无不是深情款款，爱意满满。

吕振羽、江明伉俪一生历尽坎坷，但相濡以沫，情深意笃，至死不渝，恰如他在《清平乐·除夕念江明》中所言：“革命夫妇，忧乐长相顾。战斗生涯长爱护，马列毛选共读。相依苏北湘南，白山黑水延河间。未怕斗争险苦，迎接人民江山。”

（张东吾，新邵人，任职于市住建局）



太行山风光

雷洪波

摄

◆岁月回眸

捉

野

鱼

申云贵

太阳像一个乳白色的气球，浮在灰蒙蒙的天空。北风呜呜叫着，沿燕形山不停地吹过来。一只毛色发暗的小猫蜷缩在墙根的稻草堆里，偶尔伸出头轻轻地“喵喵”两声。

屋前的池塘边站满了人。老人们戴着狗皮帽子，笼着手。妇女们打着赤脚，卷着衣袖。小孩们跳着脚拍着巴掌喊：“干塘喽，干塘喽！”

池塘一角，两个粗壮的汉子坐在水车上，用力蹬着“龙头”，水车叶子飞快地转动着。池塘已经见底，只有中间还有一条浅浅的水沟，大大小小的鱼都集中在这条沟里，只见鱼背晃动，水花飞溅。负责捉鱼的两个男子站在水沟两边，每个人脚旁都放着一个大水桶。另外几个男子用“塘泥耙子”推着一条直径有十几公分的粗草绳，把水和鱼往水沟里赶。黑脸、大嘴、长着一颗暴牙的队长，双手叉腰，警惕地望着站在塘岸上的妇女们，嘴里不时吼一句：“不准下塘捉野鱼！”

塘里的水越来越少，水沟里的鱼随着水流涌向水车，两个捉鱼的男子手忙脚乱地捉起鱼往水桶里丢。有个胆大的妇女悄悄下了塘，队长见了，大吼一声：“不准下塘！”可那妇女好像没听见，低着头，手像鸡啄米似地在木桶和塘泥之间挥动。其他妇女见状，也纷纷下塘。裸露的塘泥上到处是漏网之鱼，有“麻里婆”，有“饭粒长”，也有“鲜子”鲫鱼。如果运气好，兴许能碰到一条大鲤鱼。

开始，捉野鱼的妇女只在远离水沟的地方活动。可过了不久，她们竟慢慢向水

沟靠近。队长见情况不妙，大吼一声：“不要靠近水沟！”妇女们马上停下来。不过她们只停了一会，又“若无其事”地向水沟挪动，很快就“不知不觉”到了水沟边。有个眼尖手快的妇女，飞快地从水沟里捉起一条大鱼。队长眼也尖，发现了，几步跨过去，从那妇女水桶里捉起那条鱼，丢进了水沟。可另一边又有人捉了一条大草鱼，队长忙赶过去，抢过那妇女的桶，把里面的鱼全部倒进了水沟。那妇女不服：“你怎么把我的鱼都倒了？暴牙子，短命鬼，你赔我鱼！”一边骂一边抓起一把塘泥扔向队长。队长火了，也抓起一把塘泥回敬过去。在俩人互扔塘泥的时候，其他妇女趁机都把手伸向水沟。岸上有人喊：“抢鱼了，抢鱼了！”队长也顾不得用塘泥扔妇女了，捡起一只“塘泥耙子”，用力砸向塘泥，顺势一推，飞溅的泥浆呈扇形扑向捉野鱼的人群。岸上看热闹的小孩一齐高呼：“打塘泥了，打塘泥了！”捉野鱼的妇女马上四散躲避，有的躲过了泥浆，却没躲过摔倒的厄运，有的躲避不及，中了彩，身上脸上全是泥巴，像个泥巴鬼。

我那时还小，不敢去“抢”大鱼，提着小木桶，跟在妇女们后面，捉些小鱼小虾。天气太冷，隔一会，我就要向冻得麻木的双手哈几口热气。正在用“塘泥耙

子”推草绳的晚爷朝我眨眨眼，又望了望他的左脚。我心领神会，等他离开，走到他站过的地方，偷偷望一眼四周，手往泥巴里一摸——好家伙，有一条大草鱼。我双手捉住草鱼，正想丢进木桶里，没想到这家伙力气大，身子一弓一挺，挣脱了我的手。我站立不稳，一个趔趄，摔倒在泥巴里。所有人都朝我看过来。我像个小偷，心突突乱跳。队长也看到了。他走过来，把我拉起，嘴里骂着：“毛都莫长齐，来捉么子鱼？你看你看，衣服都湿了，冻出毛病来，这几条鱼够养病么？”他一边骂，一边飞快地捉住那条大草鱼，丢进我的小木桶里，喝一声：“滚！”

中午时分，塘干了，鱼也捉完了。这时，村子上空升起了缕缕炊烟。紧接着，一阵阵鱼香弥漫开来。

后来，村里的鱼塘都承包给了私人，干塘时，虽然也有人捉野鱼，但再也没出现过“抢”大鱼的事。

如今，村里干塘时，只有几个老人和孩子站在岸上看热闹。偶尔有一个老太婆下塘，捉些小鱼，捡些田螺。塘主人会友善地说：“捉一条草鱼回家吃。”她准会拒绝：“不要不要，现在的细伢子不呷大鱼，喜欢呷小鱼崽和田螺肉，嘻嘻。”

（申云贵，邵东市作协会员）



◆六岭杂谈

青青园中葵

蔡英

我极喜欢古文，觉得古文之美，美于音韵，美于意境，更美于简凝。每当读到汉乐府《长歌行》“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”时，只觉心中大畅：清晨，阳光轻轻洒落，园中的葵菜亭亭玉立，青青的叶片上滚动着露珠，在朝阳下闪着珍珠般的光泽。我脚下这片土地啊，因这灿烂的阳光，温润的雨露，万物都闪耀着生命的光辉，到处生机盎然、欣欣向荣。寥寥数语，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晨葵绿图。

你也许认为，这承接着阳光雨露的是向日葵吧。其实，向日葵原产北美，明朝时期才引进，因叶大多毛，有几分“葵”的样子，所以也得了个葵字。而青青园中的“葵”，是一种蔬菜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提到“五菜”，即葵、藿、薤、葱、韭，其中以葵为首。一直到元代，王桢在《农书》中还将葵呼为“百菜之主”。葵，便是家乡人所叫的“冬苋菜”，应为“冬寒菜”，因苋与寒音同，所以误之久矣。葵一年可多次播种，分为春葵、秋葵、冬葵，冬种春生的那茬最好吃，细嫩润滑。

冬苋菜是老家冬春时节的家常菜。寒风阵阵，细雪霏霏，冬苋菜从地面拱出来，一寸寸生长着，只到满地长遍绿芽。那片绿色俏生生的，极显眼，是冬天枯黄背景中的一抹亮色。这绿又是质朴的，即使在寒冬也丝毫不轻佻，只让你笃定不慌。是啊，有了它们，整个冬天都有了鲜嫩的食蔬，肚子饱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冬苋菜的茎叶碧绿，叶脉上却染紫色。叶子是圆圆的扇面形，像个小小的巴掌，覆着一层细细的茸毛，很是好看。越是天寒，那巴掌也愈厚实。风霜雨雪，它都撑着巴掌承接着，没有退缩没有畏惧，怪不得古人也唤冬苋菜为“承露”，多美多贴切。长到尺来高的时候，就可以摘菜了，阔大的叶，细长的柄，肥实的茎，清水里过几遍，水灵灵的，简直要活泼泼笑出声儿来。

冬日里的蔬菜都带着霜雪的清气，极清香甘甜。在我家乡，冬苋菜的吃法大致两种，一是摘下叶片打汤或做火锅，再是将菜梗切成小段爆炒。冬苋菜是吸油的小菜，得用猪油炒。母亲嘱我们烧猛火，铁锅快冒烟时，铲进一块雪白的猪油，放入蒜泥豆豉，加上一瓢水。水烧得冒泡泡时，倒入菜叶随意翻一下，马上捞出锅。这时，汤是碧绿的，叶是鲜透的。我极喜欢冬苋菜的梗子，切成细细的段，与豆豉辣椒同炒。绿油油的嫩菜梗，鲜红的辣椒圈，黑色的浏阳豆豉，看着就清爽可人。吃起来呢，脆生生的，嘎吱嘎吱响，又香又辣。邻家伯伯极喜欢饮些小酒，下雪的日子，往往叫伯母炒上一盘猪耳朵，一碟冬苋菜梗子，再喊父亲过去。两个石匠边喝边聊，筷子扶住几段梗子往嘴里送，吃得额头直冒汗。这情景，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动人的：山中雪，杯中酒，盘中葵。

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食法，广东人喜欢冬苋菜煮粥。米洗净后，加入适量清水泡一个小时，往锅内放入少许猪油。大火煮开后，再用中火煲。煲到粥绵软时，加入冬苋菜叶子，再倒入姜丝和少量盐，便是一锅清淡爽口的素菜粥，开胃又养生。当年在乡镇工作时，冬日的晚餐往往有道冬苋菜火锅。待到汤开了，放进还滴着水的冬苋菜。冬苋菜经不得煮，即下即捞，吃到嘴里才清香软滑。大家围坐炉边，一面煮，一面加小菜，喝酒的眯两口小酒。这时，外面寒风乱吼，碎了的玻璃用木板挡着，刮得呼呼乱响。厨房里却格外温暖，明亮的灯光下，煤炉的火蓝盈盈的，脚边还盘着两只肥猫，冬苋菜的清香溢得满满的。

（蔡英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（上接2版）

过去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，攀比和浪费现象严重，也是部分村民致贫一个因素。为此油斯村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，订立村规民约，提倡婚事新办，全面推进丧事简办。

现在，红白喜事简办有了标准，一改攀比讲排场的风气，“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小事不办”的节俭之风逐渐被村民接受。“去年我70岁生日，娘家人非要来给我办酒，我不要他们来。他们以为我是因为没钱才不办，说不要我出一分钱，但我就是不松口。”肖新容说。

油斯村还充分挖掘先进典型，开展“最美保洁员”“最美院落长”“模范道德家庭”“环境整治先锋”“移风易俗好榜样”等模范评比活动，涌现出蔡田娥、吴和龙等一批先进典型。2018年、2019年油斯村连续两年被市、县评为“移风易俗示范村”，2019年，油斯村村规民约被湖南省评为“优秀村规民约”。

如今，这个昔日的省定贫困村，早已发生了美丽蝶变，整村脱贫出列，还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。